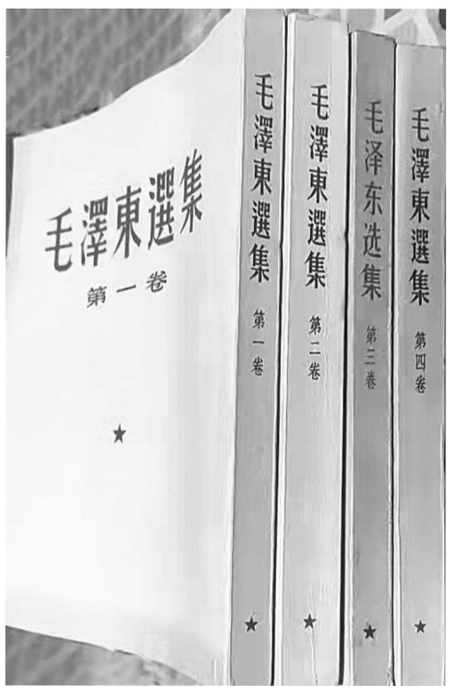
书香

新书房久远的芬芳

吴伟岳



这次棚改，我分到一幢新楼房。孩子们独自生活，这130多平，就欣然留一间做书房。亲手设计的一面墙书橱，上部分格三层，下面封闭式，放一些大开本的线装或带匣书籍。

我把七八个纸箱的书，由储藏室搬到书房，倾倒一地，瞬间竟一股霉香。深深吸了一口，这是书与岁月的味道。老伴帮忙，一本本分类整理。这些书，以小说为主，也有政论，亦有古代散文、诗词。有的从小学跟随我六十多年，搬了几个地方，没舍得丢；有的缺角少页，辗转了几个书友，带回他们的圈划点评。

这些书，有新有旧，有线装、平装，有六七十年代的32开本，因此远近高低各不同。那些崭新如初和未启封的，是即将大学毕业外孙高中时未读的，我特别给它们一角地盘。

一套《毛泽东选集》，是1952年版的，繁体字竖排本，外观保护得还挺新，内页有些卷角。这是1958年春天，我上小学六年级，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同班女同学，由于家庭原因和乡里驻村干部结婚，我去这位大姐家送行时，新郎姐夫送我的。

那时，没有课外书看，我抱着四卷本如获至宝。读到第一卷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时，我被深深的吸引了。虽不甚明白内涵，但“湖南”使我记住了这篇文章。因为当年我舅舅为谋生外出闯荡下了江南，找了个湖南媳妇，觉得这个地方挺有亲切感。

直到1960年春，济宁专区初中会考时，政治试卷中有一道关于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的试题，我很容易地答对了。五年前，我在邹城见到分别了近六十年的那位同学大姐，她和姐夫还挺健谈。说起这套毛选，我提议物归原主。姐夫说，你留作纪念吧。去年，听说85岁高龄的姐夫不在了。我望着他送给我的毛选，心里默默念叨：老同学、大姐，你还好吗？要多多地保重。

《平凡的世界》三卷本，有两套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此书刚一问世，便风靡一时，书店供不应求。我在一家个体书店买了一套，是打折优惠的盗版书，印刷质量和纸张都很差，有的地方还字迹模糊，但还是坚持看完。正在上中学的女儿，也挤时间阅读。十年后，已参加工作的女儿去济宁开会，在书店为我买回一套正版书，现在依然整洁如初。

该整理《金光大道》了，这是1972年出版，作者浩然，那是当时新华书店的书架上，不多的几种小说之一。书的封底没了，后面的几页残破了，真不知道多少书友传阅了它。

在济宁上学时，我和好友刘宝成同学，在校园图书馆轮流借阅巴金的激流三部曲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，课余时间经常讨论觉新、觉民、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性格与道路，为三人及其所爱的人担忧。直至工作后，我才如愿买了这套书，还有巴金的《雾雨雷电》等著作。睹物思人，宝成兄已于二十年前因工作劳累过度而早早离世了，不禁怅然。

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《童年》《在人间》《我的大学》，以及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复活》，雨果的《巴黎圣母院》《悲惨世界》，玛格丽特·米切尔的《飘》，夏洛蒂·勃朗特的《简·爱》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等世界名著，单列了一层书柜。

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，是前苏联无产阶级革命作家，他所著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这本书，主人翁保尔·柯察金的英雄事迹，更是激励、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。我特地把它放在了显著的地方。

《亮剑》《红日》《白鹿原》《废都》《大雪无痕》等两纸箱子的当代小说，我挑选了一部分放到书架上，一部分又封存在了箱子里。

在当代作家中，记忆犹新的是丁玲、王蒙等人。上学时，我们就私下议论丁玲的才华，她的代表作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，那时候不让看。宝成同学不知从哪借到一本残缺的，我们偷偷地传阅，想探讨一下为什么不能看，也没理出个所以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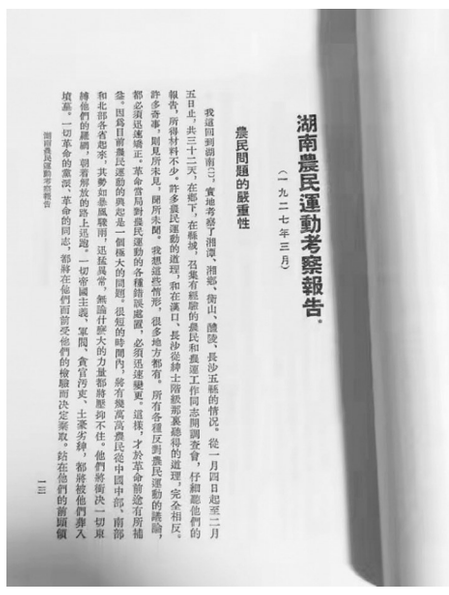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，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赫然排在我书架上。而1956年，二十刚出头的小伙王蒙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了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，我开始关注文学杂志。1983至1984年，我连续两年订了王蒙任主编的《人民文学》。直到今天，一叠当年的杂志还在床头，经常翻阅。

两种版本的钱钟书的《围城》、鲁迅先生的《呐喊》等单行本，姚雪垠的十卷本《李自成》、老舍的《四世同堂》及各种版本的唐诗宋词、散文、古典小说……我一本本挑着，翻着，排着，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。

书排放的整齐了，可我的心绪很乱。每一本书都能唤起我的回忆，勾勒出时光的画卷，重现一个个消失了的故事。

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，像彩色的真实生活中忽闪而过的黑白镜头，温暖而令人心碎。

仿佛看到了童年的我，青春的我，中年的我……蓦然回首，“鬓微霜，又何妨”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。书是我的挚友，它伴我成长，我陪它慢慢变老。


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。
（一九二七年三月）
農民問題的最重性
我這回到湖南二十實地考察了湘潭、湘鄉、衡山、醴陵、長沙五縣的情況。從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，共三十二天。在鄉下，在縣城，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，仔細聽他們的報告，所得材料不少。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，和在講口，甚沙從紳士階級那裏趨得的道理，完全相反。許多舊事，則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。我想這些情形，很多地方都有。所有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議論，都必須迅速正，革命當局對農民運動的各種措施，趨置，必須迅速變更，這樣，才於革命前途有所補益。因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，很短的時間內，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、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，其勢如暴風驟雨，迅猛異常，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。一切束縛他們的繩索，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趨。一切帝國主義、軍閥、貪官污吏、土豪劣紳，都將被他們掃入塵埃。一切革命的黨派、革命的同志，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褒取。站在他們的前頭領
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
一三

读来读去

左手书右手茶

张恒利

停不下来的工作，夜以继日，焚膏继晷，是上班族的常态。

渴望不加班的周末，到附近公园走走，看花开听鸟鸣，静坐长凳，感受心跳与呼吸。清空疲惫，给身心留白，就是一种奢侈。

更妙的是周末睡到自然醒，悠然早餐后，趁着阳光，坐飘窗前，仰望蓝天白云，俯视田野村庄。这时，要有一本书，一盏龙井或白茶。

热水冲泡，茶雾氤氲，茶叶舒展开来，挤出的茶香，随袅袅茶气弥散。不急着喝，让每一片叶子汲取天地灵气，慢慢地，由远乡入住我的书房。

蓦然所获，一日三茶，原是喧嚣中的寻找宁静。那个采菊东篱下的陶潜，悠然暂停之际望见的南山，也一定是美妙的，不然哪来的“此中有真意”呢。

品茶，要澄净的心。就一边喝茶，一边翻翻书吧。小说，不要长篇，微型小说吧；诗歌，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不错，做一个幸福的人，还有比窗前读诗的人更幸福的吗？散文，要闲适点的，汪曾祺的《食事》《人间草木》，重读吧。

阳光不燥，心情不烦，左手书，右手茶，时间已静止，一切皆暂停，只剩有一个美好。

忙忙碌碌中，按下暂停键，在茶中读书，在读中品茶，岂不快哉？

点读

村庄与一个人的守望

付振双

风总是在刮着，夕阳总会垂暮。日复一日中，村庄慢慢老去。它已足够老，每一条皱纹，每一声叹息，都可惊艳岁月。作为一个从村庄走来的人，村庄给了我太多。可这一切，都挡不住我对刘亮程散文集《一个人的村庄》的好奇。

老实说，从来没想过，一个村庄的人和事，竟可洋洋洒洒写上几十万字。重要的是，这样长的篇幅，还叫人意犹未尽。而一通读来，我心惭愧——自己同村庄有了太大的隔阂。

刘亮程是真正的农民，也是真正的农民作家，能洞察乡野的机密所在。作家眼里，黄沙梁中的一切，诸如狗、驴、马、虫、兔、牛、花、人……都可入书，都有审视和思考的价值，都是解读村庄的钥匙。于是，它们摇身一变，化出的文字，勾勒一幅幅颇具乡土气息的画面。

“一个听烦市嚣的人，躺在田野上听听虫鸣该是多么幸福。大地的音乐会永无休止。而有谁知道这些永恒之音中的每个音符是多么仓促和短暂”。这是他无数次低吟中的一次。

艾略特在《荒原》里说：“我要指给你一件事，它不同于你早晨的影子，跟在你后面走，也不像你黄昏的影子，起来迎你，我要指给你恐惧是在一撮尘土里”。每当读到关于死亡的篇目，我都会想起这段话，恐惧的并非死时的痛苦，而是死后的未知。荒芜的村庄，是荒芜的家园，一个人独对村庄，是一种孤独下的浪漫，尽管充满诗意，但过于悲凉，催人肝肠寸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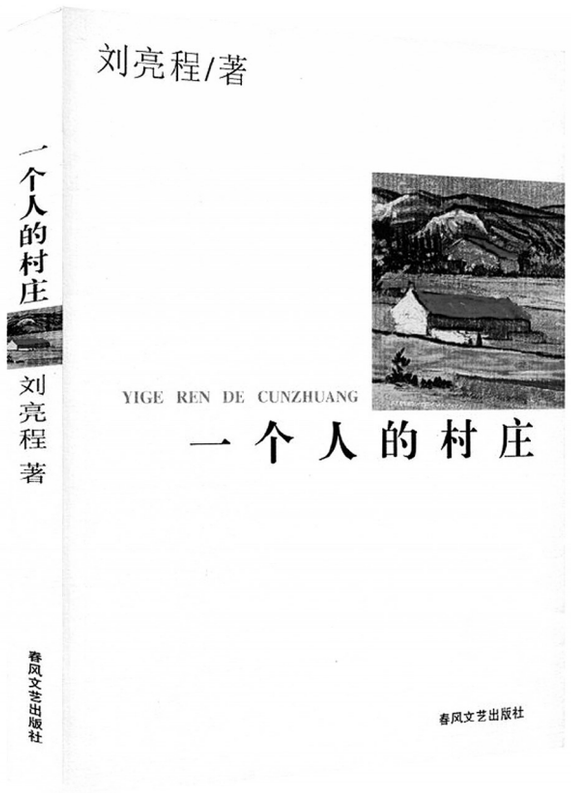
再看刘亮程的视角，所有活物都是从人的灵魂里跑出来的，它们不会跑远，注定永远和人呆在一起，让人从它们身上看清自己。也正因为这样，“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。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。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”。接着，狗这一辈子、逃跑的马、最后一只猫、两窝蚂蚁、大树根、一截土墙、村庄的头……它们都是符码，和我们紧密关联，同黄沙梁的村民共同构筑了多姿多彩的精神家园。

在《今生今世的证据》一节中，他说：“现在，谁还能说出一棵草、一根木头的全部真实。谁会看见一场一场的风吹旧墙、刮破院门，穿过一个人慢慢松开的骨缝，把所有所有的风声留在他的一生中”。还说：“当家园荒芜，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都已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”。读此书到最后，是伤感，是惆怅，是对涅槃之后的反思，是对希望的企及。原来路的尽头便是没有路，也会有美的存在，有对美的感知，这样想下去，我们的未知是某些人或物的感知，所有感知都会同美共存，想着想着一切都能释然了。

冯牧文学奖评委会评价《一个人的村庄》时说：“他单纯而丰饶的生命体验来自村庄和田野，以中国农民在苍茫大地上的生死哀荣，庄严地揭示了民族生活中素朴的真理，在对日常岁月的诗意感悟中通向‘人的本来’。他的语言素淡、明澈，充满欣悦感和表达事物的微妙肌理，展现了汉语所独具的纯真与瑰丽”。可以说，这种充满学理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。

刘亮程终究更像个哲学家，借助村庄，参天悟地。在那些村庄事物的背后，有农村人对都市人的一声声讥笑，也有一句句质朴对野蛮的控诉。人类一步步从时代的深处走来，越来越文明，也丧失着“文明”的底蕴。我们的精神家园都在发生着这种嬗变，而刘亮程无疑是在用文字对之进行着守护。

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刘亮程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读生活

春天的阅读邀请

管淑平

推开窗，是一个明朗的世界。流水淙淙，清澈见底，远山绵延，生机盎然。倘若，再仔细一点，还能听见枝头黄莺那懒懒的对话，叽叽喳喳，好不热闹。清脆的声音，像春天不小心吹奏的曲子，悠悠欢鸣，悄悄洗涤着人的心灵。

这样的日子，无疑是最美时光，用来读书再好不过了。关上书房的门，和诗书来一次亲密的约会。小茶配闲书，坐拥春日美景。从墙边的木书架上，取一下一本心仪的书，倚窗坐下，翻看，读写，乐亦无穷。茶香阵阵，阳光缕缕，读书有滋味，所有的美感也一如灵泉欢涌进了心里。

读书的确是一件幸福的事，尤其在花木丛生、莺歌燕舞的春天。窗外，春意如画，窗内，别有天地，书香氤氲出一屋子的美好。那一个个文字，如翩翩飞舞的蝴蝶，让人眼中满满的生动。捧起书本的那一刻，喧嚣不再了，浮躁隐匿了，一页页地读下去，能听到文字的耳语，也能在这静谧的时光邂逅真实的自己。

想来，书是积攒了草木灵气的，草木不就是集天地日月精华于一身，才会将朝气和生机给人世的吗？那灵动的生命在跳跃，在招摇，恰似兰亭旁的流觞曲水源源不断，亘古绵延。读书之美，就是这样，沐浴清化，沁人心脾。

读书即旅行。徜徉文字，邂逅唐时的明月，沐浴宋朝的阳光，倾听元代散曲的悠然清唱，在不知不觉中，也多了一份踏实与满足。读书即修行。漫步书中，与前人心灵对话，领悟古人的智慧，感知古人的匠心与独到，潜移默化中收获知识。

读书即成长。遨游书海，眼界开阔了，格局提升了，不也是美事一桩吗？读书的美就是这样，润物细无声，于默默中就增长了见识，丰盈了思维。

很多人不喜欢读书，不知读书可以静心，可以修身养性。在书中，你能遇见王羲之的潇洒，重逢李白的浪漫，感受杜甫的悲忧；在书中，你能从王摩诘那恬道的诗句中，寻觅佛性的超脱与人格的旷达，你能与东坡竹杖芒鞋散步林中，你能在灯火阑珊处懂得稼轩的心境；在书中，你能从夫子朴素的言谈中，深深领悟何谓修养，何谓仁德；你能从阳明那精炼的话语中，顿悟知行合一的奥妙，也能体验我心飞翔的豪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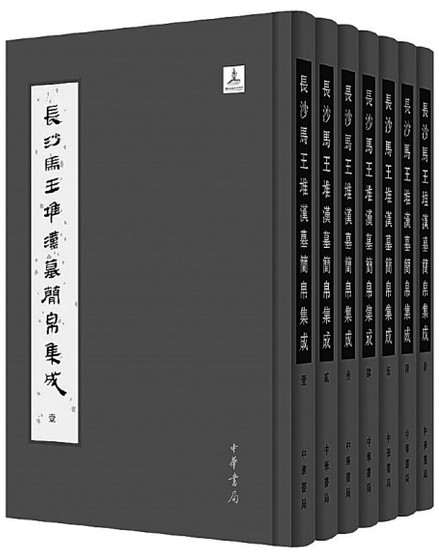
读书的美，是其他和其余远远不能及的。

多读书吧，书是通往诗意彼岸最好的游船；多读书吧，精神的贫瘠远远大于物质的窘迫；多读书吧，前方有一个更好的自己在等你。

书与人生

那个搬运工手里的报纸

杨黎明



在睡梦中，忽然被一阵汽车的轰鸣吵醒。起床后，快十二点了。打开门发现，是搬运公司将一家拆迁酒店的用具送到对面仓库里暂存。

天气非常热，六七个搬运工浑身湿透，像淋雨似的。每卸完一车，他们坐到我门口台阶上乘凉。见我开门，不好意思地起身走开。其中一位，原本津津有味地看报纸，随大家起身后，又在旁边的石阶上铺张报纸，坐那里儿继续看。

洗漱完毕，我就蹲在门槛上和他们闲聊。他们问我说：“小伙子，你怎么这么晚才起床呢？”没等回答，另一位接茬道：“人家是干脑力工作的。像他们这些有文化的人，一般都是晚上工作，白天睡觉。”

那位看报纸的工人，也凑过来闲扯。他们倚在我的门槛上，往屋里看了看。看报纸的人说：“哇，小伙子你怎么这么多书呀，还有手提电脑呢！”另一位接过他的话，调侃道：“没这些，人家吃啥喝啥？他们文化人，不就靠这些赚钱谋生吗？你以为他们和咱们一样，大太阳底下卖苦力呀？”看报纸的人说：“那倒也是。”

见他们没地方坐，我把家里的凳子一张一张搬出来。他们很感激，纷纷连声道谢。

坐下来，我们接着侃。我问那个看报纸的人：“看报看得那么认真，以前应该读过不少书吧？”

他说：“我从小就很喜欢看书，那时的成绩也不错。”

“那你为啥没读出个名堂来呢？”我问。

“我从小学一个劲儿念到高中，初中时还得过县里数学竞赛一等奖。九七年参加高考，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师范大学。可家里没钱，供不起。我上高中的钱都是我哥供的，可九六年底我哥出事了，这就是命呀！”他停顿片刻，双眼忧郁地看着远方，叹口气道：“哎，也许咱命中注定就是干苦力的！看着我那些同学当官的当官，当老板的当老板，真是无地自容！”说完，他面带苦楚，若有所思地抽起了手中的旱烟。

抽了一会儿，他像倾诉又像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虽然我没机会上大学，但我一直没有放弃学习，每天一有空我就要读书看报。因为我喜欢，这和我的命运无关。”这话让我震惊，甚至难以置信，这是从一位民工嘴里说出的话。我感觉在聆听一位哲学家思辨人生与命运的课题。是的，阅读与命运无关。我想起被复旦大学破格录取为博士研究生的三轮车夫蔡伟，他是恢复高考以来，教育部特批的第一个高中学历报考博士的人。

蔡伟高中毕业于锦州实验中学，语文成绩出类拔萃，尤其对中国古文字有浓厚的兴趣和精深的研究。但他偏科很严重，数学、英语成绩很糟糕，最终高考落榜。

为了生计，很长一段时间，蔡伟一边摆小摊，一边看书钻研古文。后来妻子生病，他为了挣更多的钱，改蹬三轮车。最多时，他一天能挣三十多元，比摆摊强，但看书的时间越来越少。困惑之中，蔡伟冒昧给北大一位年轻学者董珊写了信，倾诉自己的苦恼。未曾想，董珊把这事告诉了自己的老师——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教授。恰好，复旦大学和中华书局、湖南省博物馆，正在联合编纂《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》一书。于是，研究中心的教授们决定，聘请蔡伟做临时研究员。

凭借扎实的功底和刻苦的钻研，蔡伟深得教授们的赏识。他们求才若渴，很希望吸纳他为博士研究生。但他只有高中学历，按照规定，必须首先具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历。为此，裘锡圭联名北京大学李家浩教授、韶关学院徐宝贵教授上书教育部，请求特批蔡伟报考博士资格，如愿以偿得到了批复。由此，三轮车夫蔡伟，被复旦大学破格录取为博士生。

人生无常，贫穷和困境也许会剥夺受教育的权利，却永远无法剥夺学习和阅读。就像贫穷可以剥夺物质和精神，但永远无法剥夺沐浴阳光的权利。

其实，即便法律面前也未必人人平等，但在书本、知识、文化面前，一定是人人平等。只要你愿意，不管你是高官要员，还是贩夫走卒；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裕，是高贵还是卑微，都可以像沐浴阳光一样，享受文化的滋养。甚至可以这么说，在知识、文化、书本面前，人，根本没有贵贱之分。

这位搬运工人，虽没有蔡伟那么幸运，但他有一颗蔡伟一样不甘平庸的心。他们都是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人，面临困境都没有气馁，也没有自暴自弃，而始终阅读，保持一颗高贵的心。

在艰辛困苦之下，始终保持阅读姿态的人，即使终生没有获得想要的成功，至少也能让自己的人生更优雅。因为，始终带着理想优雅地活着，本身也是一种成功。读书，就是为了抗拒自己的灵魂在世俗中日渐沉沦。

《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》裘锡圭 主编 湖南省博物馆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 著 中华书局

博古架

侠义奇女沈琼枝

王诵诗

《儒林外史》第四十回、四十一回，吴敬梓不惜笔墨，刻画一个与众不同的奇女子沈琼枝。正如小说中的情节，南京的武书和杜慎卿到王府塘见到沈琼枝后，武书对杜慎卿说：“我看这个女人实有些奇。若说她是个邪货，她却不带淫气；若是说她是人家遣出来的婢妾，她却又不带贱气。看她虽是个女流，倒有许多豪侠的光景”。

沈先生将小女沈琼枝嫁扬州宋府，坐船送亲上门，发觉情形不对，怀疑盐商宋为富不是名门正娶，就对女儿说：“看来这等光景，竟不是把你当作正室了。这头亲事还是就得就不得？女儿你也须自己主张。”沈琼枝回道：“爹爹你请放心！我家又不曾写立文书，得他身价，为甚么肯去伏低就小！他既如此排场，爹爹若是和他吵闹起来，倒反被外人议论。我而今一乘轿子抬到他家里去，看他怎模样看待我。”轿子抬了进去，要沈琼枝走水巷，沈琼枝也不言语，下了轿，一直走到大厅上坐下，掷地有声地说道：“请你家老爷出来！我常州姓沈的不是甚么低三下四的人家。他既要娶我，怎的不张灯结彩，择吉过门，把我悄悄的抬了来当做娶妾的一般光景？我且不问他要别的，只叫他把我父亲亲笔写的婚书，拿出来与我看，我就没的说了！”家人都吓了一跳，甚觉诧异。

沈先生得知女儿是做妾的，一纸状子告到江都县，宋家疏通关节，沈先生输了官司，被押解回常州。沈琼枝不见消息，知道大事不好，将住房里的金银器皿、真珠首饰打了包裹，穿了七条裙子，扮做小老妈模样，买通丫鬟，五更时分，从后门逃走，坐船去南京。

冲破罗网的沈琼枝来到南京，在城里大贴广告，精工顾绣，写扇作诗，挣钱度日。一二十个泼皮无赖围着沈琼枝住处吵吵嚷嚷，借口买绣香囊，恃强凌弱，敲诈勒索一个十八九岁女子，却被刚强的沈琼枝大骂一顿，四散而逃。

江都的两个差人，拿着缉捕文书，来南京缉拿沈琼枝，一番周折，寻到王府塘手帕巷。沈琼枝从杜慎卿家回来，不理差人的阻拦，进屋把诗与银子收拾在一个首饰匣子里，坐着轿子，一直抬到县里。面对知县，沈琼枝把盐商宋为富欲霸占良人为妾，买通江都知县，父亲输了官司，自己如何逃到南京卖诗为生，诉说一遍。

知县感觉有些奇，就叫沈琼枝以槐树为题，吟诗一首。沈琼枝不慌不忙，当即吟出一首七言八句来。知县看了赏鉴，签了批，吩咐差人押送沈琼枝到江都县，一路小心，不许多事，领了回批来缴。那知县和江都知县是同年相好，暗暗写了密信装入关文内，托他开释此女，还给她父亲，另择佳婿。

沈琼枝同两个差人上了船，一夜西南风，清早到了黄泥滩，差人向沈琼枝要船钱，沈琼枝不给，走出船舱，跳上岸去，两只小脚就像飞的一般走了去。两个差人追赶扯她，被她一个四门斗里，打了一个仰八叉。

一部《儒林外史》，洋洋洒洒四十多万字，大部分是描写儒林士子的形象，刻画女性形象的也不是太多，但有两个女子形象，特别引人注目，一个是鲁小姐，一个就是沈琼枝。

写鲁小姐精通琴棋书画，长于诗词曲赋，羡慕科举之路，却不能够亲临考场，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丈夫蘧公孙身上，塑造一个深受八股之害的才女形象。

写沈琼枝则侧重于“奇”，在封建礼教桎梏的社会，异峰突起，有胆有识，反抗纳妾娶小的不平等婚姻，痛骂地痞流氓，不畏强权污吏，活生生一个侠义奇女子的形象。